

茂名馆藏中日两套民国军事地图探析

陈朝晖

2011年,茂名市博物馆从广州民间王氏藏家处征集到19幅民国军事地图,测绘印制时间在民国九年至民国二十二年(1920—1933)。分为两个系列,6幅出自日本陆地测量部,13幅出自国民政府军令部陆地测量总局,经广东省文物鉴定站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。地图覆盖当时的茂名、化县、信宜、电白四县,采用“县城总图+墟镇分图”双层测绘架构,总图统揽全城山川防务,分图细化墟隘村落,分图之间可无缝拼接,兼具宏观格局与微观细节。两套地图形成鲜明对照:国民政府地图是近代中国自主构建沿海国防测绘体系的实物见证,日制地图则是其战前长期潜入华南刺探地理情报、预谋侵华的直接物证。本文以这批地图馆藏为研究样本,梳理其征集脉络、形制测绘特征与时代生成背景、测绘技术异同,剖析其历史价值,为粤西地方近代史、抗战史、历史地理与近代测绘史研究提供文献参考。

一、地图征集来源与形制特点

(一)藏品征集背景与覆盖范围

该批军事地图于2011年征集自广州王氏民间私人收藏,经文博专业人员完成实物甄别、年代校勘、内容筛选后,遴选保存完整、地理信息翔实、具备典型代表性的19幅纳入馆藏体系。以测绘主体为划分标准,可分为两大独立体系:其一为日本陆地测量部测绘图6幅,是日本官方侵华情报布局的直接产物;其二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陆地测量总局实测图13幅,代表民国国内标准化国防测绘技术水平。测绘年代于民国九年至民国二十二年(1920—1933年),处于中日地缘竞争持续激化、全面战争酝酿的关键窗口期,双重测绘体系并存的特征,直观反映当时中日双方对粤西沿海战略地带的情报争夺。

日本陆地测量部绘制的6幅地图,包括化县(县城总图)、中垌墟、壺垌墟(现属化州市)和石鼓墟、石

骨墟(现属高州市、原属茂名县)、合水墟(现属信宜市),测绘制作于日本系统性对华情报摸排阶段,本质是为后续军事侵略储备地理情报;国民政府测绘的13幅地图,囊括信宜县(县城总图)、东镇墟、白石墟、怀乡墟、北界墟、金垌墟、钱排墟(现属信宜市)和官桥墟、平定墟(现属化州市)以及水东市、羊角墟、沙院墟(现属电白区、原属原属电白,2017年划归茂南)等商贸与防务重镇,集中展现民国初年国内军事测绘事业的建设水平与国土防御思路。测绘时间集中在1920至1933年,距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尚有十余年,特殊的时间跨度,让这批地图成为观察中日战前地缘博弈的独特窗口。尽管本次征集到的只有部分县城和墟镇的地图,但从地图的版式(每幅地图都用图例标出相邻的县或墟镇)和近年来的零星发现(民国测绘茂名县的区域总图现存高州市博物馆),这批军事地图应涵盖现茂名地区当时的所有县城(茂名、化县、信宜、电白)和辖下的墟镇。

(二)图中“市”“墟”制图名称释义

这批军事地图出现“水东市”“××墟”两类标注,二者仅为地形图聚落等级标识,并非官方行政建制概念。依据民国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制图规范,“市”指代商铺连片、航运商贸发达的大型集镇,“墟”指仅定期赶集的普通乡村集市,用以直观区分聚落规模。地图能够呈现民国时期镇的实际地理分布与空间范围,但“市”“墟”属于测绘层面的聚落描述用语,不等同于行政建制上的“市”“镇”。民国时期水东行政上隶属于电白,县治设于电城,并未设立建制市。水东作为粤西重要商港,骑楼街市密集,商贸航运发达,城镇规模远超周边普通墟集,因此地图将其标注为“水东市”,用来体现其商业与城镇地位。

(三)地图规格、制图特征与文物定级

日方测绘地图尺寸统一为54×35 cm,民国政府测绘地图尺寸为54×35cm、54×29cm两种规格(因排版格式差异宽度有所不

同),版式、图例、标注标准基本统一,先以单幅总图勾勒一县完整边界、主干水系、主干道与核心驻防点位,再采用“一墟一图”精细化分幅模式,单幅详图细致记录一处墟市周边全部地貌与基层聚落,分图相邻墟镇之间可无缝拼接。和传统地方志里写意简略的古舆图不同,近代军事测绘图具备极强科学性 & 实用性,山川河流、道路桥梁、村落民居、墟市集市、行政边界、关隘要道、驻防节点全部精准标注,完全适配行军、布防、物资转运等军事需求。历经近百年岁月,这批地图整体保存状态良好,墨迹清晰,画面完整,没有大面积霉变、破损、残缺,原始测绘线条、标识完整留存。综合年代稀缺、体系完整、实证力强等多重优势,该套文物获评国家三级文物,成为茂名市博物馆近现代馆藏中分量厚重的特色军事文献。

二、地图测绘背后的时代动因

两套地图同期产出,测绘出发点完全对立,背后是中日两国一守一侵截然不同的国家战略,这一核心差异贯穿测绘技术、地图用途、史料价值全部维度。

日本陆地测量部对粤西全域精细化测绘,绝非普通地理勘察,而是对外扩张战略的前置情报布局。明治维新后日本将整个中国纳入情报测绘范围,格外看重茂名背靠大西南、直面南海、连通两广的战略区位。1920至1933年无大规模战事背景下,日方持续派遣测绘间谍深入山乡逐村丈量,历经十余年完整收集墟镇、小道、水系战术信息。整套日制地图以军事占领、资源掠夺为唯一目标,地图大量加注兵要情报,是日本侵华蓄谋已久无可辩驳的实物罪证,为华南抗战、日军战略研究提供一手实证材料。

反观国民政府同期测绘工作,是国力薄弱背景下的国土防御自救行动。民国初年全国测绘标准混乱、县域地理资料残缺,面对列强持续地缘渗透,中央整合测绘力量统一规范,以墟镇为单元搭建全

国国防地理资料库。馆藏13幅民国政府地图完整还原当时四县政区、水陆路网与驻军布局,记录我国近代测绘事业从零散走向标准化的发展历程,是近代国人主动守土固防的珍贵遗存。

三、地图测绘技术异同对比

(一)核心共性

两套图纸都摒弃古代手绘写意地图,采用近代实测方法。实行定点拉网式实地勘测,用平板仪器上山下乡记录地形;用深浅线条区分高低地势,按经纬度分块画图,统一图标符号,以1:50000为比例尺;日制地图明确写明参照民国九年全国统一画图规范,图标样式完全相通。

两者都采用适配大范围区域的统一画图方式,保证地图上方位、面积不会失真;按固定经纬度分割单幅地图,每幅图自带方格坐标、统一海拔基准,相邻地图能完整拼接。

印刷工艺完全相同,加厚专用地图纸张、单色平板印刷,图纸边缘标注“军事秘密”,写明绘图单位、印制年份、海拔参照标准,能满足炮兵测距、野外驻军等基础军用需求。

(二)关键技术差异

测绘主体与作业模式:国民政府测绘由省、中央陆地测量局分片推进,受战乱、财政、军阀割据限制,实测覆盖率极低,多依托旧图拼接、简易踏勘完成,仅重点测绘县城、主干河道;日方由陆军测量部、野战测量队统筹战略前置测绘,数十年持续潜入实地踏勘,先窃取民国底图,再逐村核查叠加航空测绘。如日制化县地图历经民国实测、昭和制版、前线复制两轮核验,全域地毯式丈量,细小沟渠、独立农舍全部定位标注。

测绘精度与地物标注:民国等高点稀疏,仅记录主峰大河,缓坡、台地无分层,高程估算误差可达百米;仅标注县城、大墟、干流、大型祠堂、小路、古井、小桥、林地全部省略,无桥梁载重、水源等兵要信息。日军等高点细密连续,低矮丘陵精准分层,高程误差控制5米内,

可直接解算火炮参数;细化至农房、田埂、溪流,额外标注道路载重、汛期水情、山林隐蔽量等战术情报,适配伏击、就地补给等野战行动。

基准、更新与制图目标:民国前期各省高程、投影标准混乱,1929年统一标准后基层落地参差不齐,图纸定稿极少修订,战时测绘机构停摆,无法更新地理变动。日制全国统一高程原点与华南投影带,两广、闽粤图纸坐标互通;实行总部制版+前线现场修订双机制,馆藏地图可见野战印刷班修订字样,可实时更新战地地貌。

制图目标差异显著:民国测绘以行政区划、赋税民政为主,军事功能为辅;日军测绘唯一目标是占领、作战与资源掠夺,情报属性远超地理记录属性。

四、地图的多重历史价值

(一)史料实证价值

过去研究日本战前侵略筹备,大多依靠文字档案记载,针对性实物证据较为稀少。这套日军测绘详图配合民国县城总图对照互证,是抗战爆发前十余年日方深耕粤西情报、摸排地方防务的一手实物,地图细化到乡镇集市的测绘精度、全域覆盖的测绘范围、标准化军用标注,清晰证实侵华战争经过长期调研、周密策划、全域部署,有力佐证日本蚕食吞并中国的长久野心,为华南抗战史、日军侵华战略研究提供极具说服力的物证。

(二)馆藏建设价值

在这套地图入藏前,市博物馆近现代馆藏以民俗器物为主,相关收藏领域存在明显空白。19幅成套民国军事地图入藏后,分层测绘的完整体系独树一帜,极大丰富了馆藏近代史、抗战史、军事地理类文物种类,完善地方近代文物收藏链条,提升馆藏文物的系统性与独特性。如今这批地图已是馆内核心特色馆藏,支撑专题展览、校园社区巡讲,深挖地图史料内涵,讲好茂名本土国防与抗战故事,传承红色文脉,充分发挥文物存史、资政、育人的长久价值。

(三)地方文史价值

1920至1933年是茂名行政区划、墟镇商贸、道路交通剧烈变动的关键阶段。近百年间,城镇化建设、河道改造、村落搬迁、县域边界调整不断改变本地地理面貌,仅依靠文字方志,很难完整还原当年基层空间格局。整套地图以县城总图搭建宏观框架,分幅详图补充微观细节,留存下旧时茂名、化县、信宜、电白四县完整地理信息,清晰标注县界、村落、墟市、水系、山川、防务点位,数据精准客观。对比传统地方志笼统模糊的文字记录,层级分明的军事地图能够校正史料偏差,填补文字记载缺失,为本地近代地方史、城乡变迁史、墟市商贸、边防防务研究提供可靠空间依据,成为文史学者研究粤西近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手资料。

(四)思政教育价值

这套分层测绘地图一边记录外敌分层窥探国土的屈辱过往,一边见证先辈分层测绘国土、艰难建设国防的坚守,天然具备极强警示与教育意义。目前,地图复制件已在茂名市博物馆、茂名市英烈事迹展览馆、化州市革命历史展览馆对外展出,面向市民、大中小學生、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常态化红色研学、国防教育。参观者能够分层读懂近代中国有海无防、国土遭列强窥探的危局,深刻理解“落后就要挨打,居安更要思危”的历史道理。

五、结语

一幅幅泛黄的军事地图,总图勾勒县域山河,分图记录墟落细节,承载山河飘摇的民族记忆。结合两套地图背后侵略与自卫的底层战略逻辑、测绘能力的悬殊差距,能够清晰窥见近代国力差距带来国土安防危机。未来文博工作将持续做好藏品数字化建档、专题临展、校园社区巡讲,深挖地图史料内涵,讲好茂名本土国防与抗战故事,传承红色文脉,充分发挥文物存史、资政、育人的长久价值。

(作者系茂名市博物馆原馆长,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广东省普查办专业技术组专家,茂名市文物保护工作委员会专家)

接地气的文学副刊依然“留客”

吴范华

一、报纸副刊对文学的发展具有其他媒介不可替代的作用

文学副刊是报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是对报纸新闻的拓展与延伸,在报纸上反映社会生活,是更具文学艺术特色的版面。文学副刊经历了民国初期的萌芽和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发展,其产生顺应时代的发展,也是来源于社会广大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,在过去一个世纪,副刊呈现了近现代的文学艺术璀璨多姿的人文风貌。

文坛老一辈作家,以文学副刊作为发展思想文化的主阵地。纵观近现代对文学的发展,文学副刊这个舞台可谓星光熠熠。文学巨匠鲁迅一生重视副刊,他的杂文或小说都在副刊上发表。文艺副刊曾汇集了茅盾、叶圣陶、沈从文、巴金、杨绛、黄裳、孙犁等文学大家,呈现了文坛繁荣的景象。上世纪改革开放后,“双百”方针作为党和国家发展文学艺术的基本方针,为文学副刊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土壤和养分,以人民日报《大地》、光明日报《文荟》、文汇报《笔会》、新民晚报《夜光杯》、羊城晚报《花地》等第一梯队为主的副刊,仍不断发挥着文学的光和热。不管从副刊的发展史,还是在文学表现的形式上,文学副刊的传统优势是其他媒体所不具备的,这一点显而易见。

二、互联网时代,报纸副刊的经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

本世纪初,文学副刊在多媒体冲击影响下,燎原的星火日趋黯淡,对文学作品的阅读,副刊不再是读者获取信息来源的唯一路径。文学副刊的“降温”,究其根源,受诸多因素的影响。

受到社会商业发展的冲击,文学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,显然还跟不上经济建设的步伐,文学副刊往往被认为是人文精神失落,从而导致理想主义的压抑和功利主义的抬头。人文精神的缺失,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的庸俗化,其主要原因有媒体对低水平作品的泛滥,审美标准的降低。

这些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,文学作品作为具体物体的“实体”搬上了信息网络平台,看书、读报可以直接从网络媒体进行浏览,这大大降低了阅读的“实体”意义。信息时代,随着生活节奏加快,阅读的生活习惯从线下到线上,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媒体网络的影响,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副刊的生存和发展空间,从而导致副刊的读者越来越少,这是文学副刊近年来遇到的问题。这是副刊发展受到挑战的主要因素。

副刊与读者的感情纽带作用存在脱节。副刊与读者的关系紧密相连。以前副刊编辑与读者往往长期保持着书信联络,副刊与读者的关系具有桥梁的作用。在媒体时代,读者书信往来的感情纽带作用大大地削弱了,除了通过邮箱投稿,副刊与读者的互动空间狭隘,长期缺乏交流,导致文学搭建与人的桥梁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。

三、在媒体高度集中,竞争激烈的时代,文学副刊如何做到接地气,并寻求可持续发展之道

如何在读者中树立文学副刊的文化自信,让副刊永葆成为读者的精神“高地”,是办好文学副刊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。尤其是近年以来,读者群体对文学的需求日益呈现多元化,传统文学或单一的纯文学已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,副刊

经营者因此也需要不断拓宽经营思路,探索新语境下副刊内容的多样化,这是副刊发展客观环境的要求,也是副刊“留客”、发展壮大需要做出的因应策略。

(一)深耕地域文化主题,围绕“人文乡土”做文章

茂名日报副刊《荔风》深刻意识到“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”,注重采取因地制宜,抓住当地的地域文化、人文历史,把文学作品与地缘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深挖接地气文,有文学内涵,具有浓厚乡土文化的作品,如茂名日报副刊策划了打造“茂名荔枝”“化州橘红”特色品牌,系统地推出“荔枝诗会”“橘红专题”,不断深化地域主题。其次也重视“大海”“乡愁”系列题材,并以此大做文章,把这些文学题材打造为乡土文化的样板。这类题材在地缘上有着广泛的基础,既凸显了地域的人文与生态,也突出了地方的乡土特色,深受读者的青睐。笔者认为,只要持续深挖地域人文,固守好乡土文化,“讲好茂名的故事”,就能巩固文学副刊读者的基本盘,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守。

(二)结合传统文学作品,与时俱进紧跟时代发展

茂名日报副刊在坚守传统文学的同时,从中也发挥出中道的力量,如做一些前瞻性的策划统筹,在副刊文学上保持着与时代接轨,坚持与时俱进。为了使文学作品更贴近生活,抓住城市在新时代变化发展的主旋律,凸显茂名作为旅游城市与现代化滨海城市的定位,挖掘了一大批讴歌茂名乡村发展巨变,展现新时代新风貌的文学作品。在传统主题中兼容现代气息,避免了题材单一和读者审美疲劳,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与多样化,从而较大地增强了副刊的主观能动性。

(三)副刊贴近生活化,凸显生

活气息

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、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《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》中提出:“艺术来源于生活,却又高于生活。”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,作者脱离了生活,很难写出感人的作品。为此,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认为:“文学作品必须时刻贴近百姓生活,才有生命力,好的作品必须与生活紧密相连。”这说明了文学作品要深入社会生活、接地气的的重要性。

(四)增强副刊的“新闻”性

随着纯文学副刊日渐受挤压,副刊的新闻性愈发凸显,主要体现在时代感和新鲜感上,如对热点新闻的深度挖掘。笔者认为文学副刊很有必要用散文的笔法去写新闻,在新闻事件的采写镜头里,赋予新闻题材以文学的诸多元素。如茂名日报曾经刊发了不少反映乡村生活巨变的纪实性文学作品,这些作品往往也是叙事散文。置身于城市建设的历史进程,站在时代的前沿,见证了共青河新城、滨海新区的崛起,我们看到有一些作者以新闻的视角,书写了新区建设的篇章,这些都是以散文的笔法体现新闻价值,不但接地气,更有新闻性,从而受到读者的好评。

(五)副刊要凸现个性特色,结合时节特点,突出差异化

茂名日报副刊结合季节的特点进行策划,保持鲜明的格调 and 呈现副刊的个性特点。根据不同的时节对题材进行移动变换,贴近文学的地域性。例如,春季:选用了大量有清新气息、具有岭南气韵、描写春天生机的文章,不乏以花草树木为题材的篇章,凸显春季特点。夏季:选刊了《荷花》《荷塘听雨》《荷花深处》等体现季节鲜明特点的作品,这些作品刊发后在读者群体反映良好,并获外国副刊及文

学媒体的转载。又如刊登了“清明”“中秋”“元旦”专题类文章,应节与应景相统一,把季节的特点与文学有机结合在一起,在接地气的同时,更加突出文学作品的季节性、地域性、时效性。

(六)善于把握热点话题,适时推出文学专题

文学副刊要抓住热点话题,如“过年忆旧”“端午节”“母亲节”“教师节”“中秋节”等社会关注的节日专题文学作品,这些文章贴近生活,通过专版进行“文学比较”,加大了文学圈层的关注度,在发表后受到省级报纸副刊的关注,从侧面说明了文学副刊接地气的的重要性。接地气并不意味着降低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,走向低俗化、大众化。相反,编辑浪里淘沙,要求稿件具有代表性,对来稿的要求更高。

(七)放宽经营思路,在用稿上遵循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,筛选出高质量、有思想深度的文学作品

具备视野格局的文学作品,能吸引广大读者的关注度,做到“清君入瓮”,使读者从外围观望到主动入局,踊跃参与投稿。正是因为上述原因,茂名日报副刊在立足本土的同时辐射周边市区。根据一项电话调查,外地读者群保持着每天翻阅茂名日报副刊的习惯,并将副刊文章转发到微信群与朋友圈。稿件的提质,关系到读者对副刊的认同,可见稿件的优劣与副刊客源息息相关,也是文学副刊在读者队伍中产生扩大影响力的主要原因。

(八)副刊体现以人为本,聆听基层读者的声音

副刊承担着搭建与作者交流平台的作用。在传统副刊的经营特点上,文学副刊只需要加大审稿力度即可,而在文学媒体时代,副刊不能再停留在闭门造车,而是要与写作者定期有一定的互动。笔者认为,文学副刊要实施

“走出去”的战略,主张文学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,定期与写作者举办一些研讨会,深入乡村体验生活,并从中挖掘具有潜力的写作新人。

(九)打造特色专栏

茂名日报《悦读》栏目定期推出文学评论家对作者专著的书评,该栏目的评论立足本市,面向国内,文学评论推出后受到粤西、北部湾等地读者的追捧,成了广大文学爱好者关注的焦点,也是副刊的一大亮点。

(十)其次做到副刊内容与形式的统一

针对稿件的内容,在美术设计上绘制精美的配图,版面设计维持精美与高雅、简约与大方的风格。版式是副刊的门面,给读者清新的视觉效果,能极大地增强副刊的美誉度,也能体现出编辑的用心。这一块的经营,在细致上下功夫,往往能够打动读者的心。

四、结语

综上所述,办好文学副刊要调整经营模式,副刊不能再一味固守传统。从地缘关系出发,围绕地方人文特点,势必要以“接地气”为中心,在副刊经营上要有有的放矢。既要遵循文学传统,侧重传统人文传承的一面,在地域人文课题上做文章,突出副刊的亮点,也要贴近现实生活,凸显时代性,牢牢把握新时代社会的主旋律。其次,副刊要补充文学的新闻性,推出一系列能够凝聚人气、措施,促使文学作品与现实社会“同声同气”。笔者相信,编辑们只要坚守文学的情怀,不忘初心,尽心尽力地耕耘,坚持多管齐下提升文学副刊的竞争力,就能在竞争激烈的媒介时代永葆文学副刊的特色。

(作者系广东省小小说学会名誉会长)